



灰色的鳥……………成仿吾

苦雨凄風……………梁實秋

旅行……………淦女士

嫩筍……………全 平

被擯棄者……………白 采

薄奠……………郁達夫

Dona Carméla……………郭沫若



灰色的鳥

成仿吾

(一)

我與可愛的顏碧湘女士將要結婚了，可是我的老朋友丁伯蘭却還是很孤獨地，很淒涼地，在扯那無情的日曆的一頁頁。

他和我自從中學三年級同學以來，一直同到了大學畢業。他在我許多同學之中，是最富有特性的一個，也是我最親密的一個。自從相識以

來，他給了我多少知識上與精神上的援助；從他的人格，他給了我多大的力量！可是除我之外，他也沒有別的親信的朋友，只有我最詳細地知道他的家世，他的性情，他的思想，他的一切。記得有一回 他偶因家事請假到漢口去了的時候，他給了我一封很熱忱的信，內裏有一段這般說：

‘……我今天在街上，看見兩個很活潑的青年，手牽手，笑談着從我的身傍過去了。我暫時凝望着他們，不能離去。呵，佩韓，他們是何等的快活！世間的事情，真教我煩厭極了！我怎麼要來這可厭的地方，偏不能也同你暢遊，沒入於自然的懷裏，忘懷世間一切的苦痛，當這等和悅的風光，這般明朗的月夜？……’

記得他和我初來同學的時候（已經是八九年前的事了，呵，時間是這般跑得快的！）那時候他雖然初從偏僻的地方出來，初離他的父母兄弟，他是很快活的一個學生。讀書之外，他最喜歡同我和幾個朋友踢踢高球。他並且頂熱心

公益，後來他每從家裏到學校來，便至少也有一兩個禮拜不快活，從進了大學的那一年，他便每每對着我，說他心裏很寂寞。

我們一個人生在世界上，清夜裏把自己由外務‘絕緣’，歸到真的自我的時候，誰又能不感覺一種驚心的忍不住的寂寞呢！我們總要互相安慰，互相援助纔好。然而我是素來要丁君的援助的，我應當如何纔可以援助他呢？有時我勸他看小說，或邀他去遊公園，他只用一種很悽愴的笑臉對我說：‘謝謝你，有你這般親切的朋友，我心裏好過得許多了。’

他的家庭逼着要他訂婚，他的父母問他要孫子抱；這種功利的機械的要求，赤裸裸地把舊式的家庭洗剝了在他的前面，傷了他的主我的理想，使他切實感覺了人生之無意義——這確是丁君的悲哀之起原，可是決不能說是近年以來使丁君深感寂寞的病菌，這是我所能斷言的。可是這病菌是什麼？在什麼地方？却是到了最近我纔知道的。

約莫兩年之間，他每 每 竟是坐臥不安似的；有時候他忽問我：‘如何纔好？’及我問他爲的什麼事情，他已經伏在桌上哭他的去了。有一回他忽然對我說：‘我要改了。我這種癡狂似的行爲，是不道德的。’可是不到幾分鐘，他又很悲酸地對我說：‘但是道德是什麼呢？宗教是什麼呢？藝術是什麼呢？呵，都不過是美觀的虛偽罷！’

夢一般的，我們畢業以來，又是一年多了！他總是這般被一種濃厚的沉哀圍繞着。可是他對於朋友是很熱誠的，他愛他們，願他們都好，對於碧湘與我，尤其是這樣。

初夏的一天，我同碧湘順便到他住的地方，想看看他，並且替他們介紹。他等碧湘說過幾句客氣話之後，很誠懇地對我們倆說：‘你們很好，我願你們很好，我願你們長是這般好！’我們辭他出來的時候，他又含着微笑，把這幾句話重說了一回，可是他的臉色與聲音，總不免是很淒涼的。

(二)

碧湘是一個很美的女孩兒，（我這樣稱她，因為她是那般天真爛漫的！）可是她的美不是那一見便能使人驚倒的種類，不是那見了便要求我們驚嘆的種類，也不是那太陽一般，使我們不能正視的種類。她的生理的發達是很調和的，很合音節的；她的美不在這一部分，那一部分的特別的發達，就在她全身的曲面與色彩的合奏，她臉上那豐滿的肉與勻潤的微紅，時常帶着肥美的微笑在反映着她內心的純美。不寬不厚的腰圍很圓滿的小腿與那多一分過長，少一分過短的天足，看了使我時常覺得一種動力的快感，連攣一般地在我身中飛躍。她的行動是很活潑的，她的聲音是很音樂的，她的心情是很愉快的，平和的，所以我從她那澄碧的眼睛，可以看出一個更美的宇宙，更深的存在——她的美是這般的。她與我所學的東西雖然不同，可是她不僅對於我的專門科學有十分的理解，她還對於

兒童的教育，頗有獨到的地方。我們的人生觀更是很相近的；我於未訂婚約之先，曾要求她不可逼我去爭名利，因為人生一切的不幸，都是爲的這兩匹劣馬，而多少不幸的事情，是因為一種蒙着面的黑暗的勢力，把這兩匹頑惡的劣馬解放了纔發生的！可是碧湘很快活地對我說：‘我們要什麼名呢？要什麼利呢？我們率性往鄉裏耕田去罷！你在田裏耕田，我在旁邊種菜，你講一個故事，我唱一個歌兒，好不好？’近來我們每回會着，所談的無非將來的計畫，碧湘有極大的想像力，與極敏的理解力，可是絕沒有自誇的態度。

‘丁先生怎的總是這等傷心呢？這盛裝的地球不是很可觀麼？這飛鳴的黃鳥不是很快活麼？’清朗的五月的一天當我與碧湘在破壞了一半的長沙城上遊玩，她忽然很同情地這般問我。一路行來，我只顧貪看波濤一般的岳麓，與一帶縈迴的湘江；只顧貪聽碧湘很饒風味的談笑，與很有次序的論理，把可憐的我的老友，完全丟在腦後了，她這一問，陡把可憐的伯蘭，又提到了

我的心上。

‘佩樟！他那本詩集裏面的一首叫做孤獨的詩，你還記得麼？’

‘我不大記得了。’

‘那麼我念給你聽罷：

“夜深了，

你怎麼只是悲啼，

教我好不難過？

我也想哭幾聲，

——不知爲什麼——

只是我不知應該對着那一個。

我倒羨你，

你在‘深夜’的胸上伏着；

她肯聽你，

她會懂得你。”

‘丁先生是多麼悲哀嚟！怎的這麼大的一個世界，會沒有一個知心的痛他的人兒呢？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孤孤單單地，獨自抱着冷清清的心兒，沒有一個人容他分說，永教他抱着一塊笨重

的石頭一天天望着萬丈的深淵沉下，這是何等悲慘的事啊！佩幃，我們應當救濟他纔好呢！’

‘我們自然是要帮他，不過我真不知道應當從什麼地方下手纔是。你說密司劉對於伯蘭是一種怎樣的態度呢？’

‘是呀！我想對於丁先生那樣抱悲觀的人，密司劉是絕好的一劑調和藥。我深信她有這種力量。’

‘那麼，你信一個人的性情，是可以用代數的加法來加減的麼？’

碧湘這種單純幼稚的癡想，幾乎沒有使我把含在口中的煙卷噴出。我看他一路指手畫腳地說來，尤其是不禁要笑出來了。可是我由她那深思的眸子與悲楚的眉峰，知道她是很熱忱地在同我討論。

她的一言一語，一舉一動，於我心裏，實在反映着密司劉的思想，言論與行動；因為她們倆雖然都是很美，根本上很有許多不同之處。密司劉是一個意志力很堅強的女子，她的聰明，與碧

湘不相上下，可是她的思想要精密些，不似碧湘那般的專任想像；所以我們若說碧湘的主義是理想主義，那麼密司劉可以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。

‘丁先生自從結識了密司劉以來，笑也居然能够笑了，藝術也信起來了，近來連道德都很相信起來了呢。我信這是丁先生的一大轉機，所以我求過密司劉要她援助我們把他救出。’

‘但是你相信密司劉有永遠救濟他的意思麼？’

‘我相信可以有，為什麼不可以有呢？’

‘可是密司劉對於財政廳的胡惟白是怎樣的呢？’

‘這胡先生不是結過了婚的麼？’碧湘很驚訝地向着我。

‘癡孩子！你這種簡單的論理，終是要失敗的。這胡惟白也是和我同過學的，他的內底生活，雖然是腐敗不堪，可是帶了一付好看的小白臉；並且他的財產，他的勢力，不就是一種強有

力的誘惑麼？’

可愛的碧湘 雖然對於我這種懸空的論理，似乎不大相信，但是他只露着一種表示不贊成的微笑，並不反對我的言語。她是這般可愛的。長沙的古城漸次拆毀了，多少曾遊的地方，早已莫由尋覓！她的明眸，也像在反映着追懷的流水。可是長沙的故城雖則亡了，愛與美與歡情，是永不能亡的！

(三)

晴快的六月的一天，我的小客房裏，有很風雅的談話進行着。

密司劉在翻閱碧湘的長沙風景畫，伯蘭在凝望着海青色的空裏，我最可愛的未婚妻，在替我跑來跑去地張羅一切，我在背着手踱來踱去的來往。

‘人生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傳立哀級數，大約是很複雜的罷。’突來的清風一般，伯蘭回過頭來，這般說了，很鮮明地顯出適纔在他思潮中

所吹起的漣漪。

‘那麼，你也信了運命主義麼？’碧湘從那房門傍邊，很驚訝地回過臉來，望了伯蘭一眼，這般說着，却又轉望我與密司劉，似乎想徵求我們兩人的意見的樣子。

‘我雖然不信什麼運命主義，但是人生的現象，多是盲目的，偶然的，却是實在的了。’

‘可是同時又是很自由的，所以我們可以自由地，在廣漠的生活的平原，把我們的運命開展着，創造着去。’密司劉說着，把幾束驚愕的光線之交點，用她右手的五指，帶往她的右邊畫一大弧，表示生活的平原之廣漠。說完了，却轉身望着我，似乎要求我的同意。然而我還沒有開口，伯蘭已經搶着說道：

‘但是這種自由，是有限制的，是低度的，不是高度的。’

‘可是我們只要利用這低度的自由，就可以開拓我們的運命。’密司劉很從容地答覆。

‘把什麼做目標呢？’碧湘很熱心地插着說。

‘把我們生活的向上喲！’

‘可是我對於這種自由的範圍，覺得很可悲觀，對於這種自由的價值，也覺得很可懷疑呢。並且生活的平原，依密司劉所說，雖然是廣漠的，但是我們真能夠自由地往這平原裏把我們的運命開拓麼？’伯蘭這般說着，把撐起來了的半身，又崩山似的倒向搖椅中去了。

‘這種自由的範圍，我們不能不說是很小，可是他的價值是在於我們自己去創造的呢。人性中有一種對於環境極大的順應性，丁先生莫非把他看得太輕了罷。照丁先生那樣說，人生譬如是一條盲目的河流，我們是在這河流中浮游着。可是我們一方面順應着潮流，一方面仍能夠慢慢地取我們想取的方向，仍能夠慢慢地游到我們想往的地方，或竟爬上我們想達到的彼岸呢。這都是很自由的。並且我們的順應性，也決不是偶然的，我們各個人與環境的背上，都背着一部很厚的歷史在這裏呢。人生現象中，多少不幸事的起原，是因為不去順應這盲目的，不可抗

的河流纔發生的！所以若是想我們的生活向上發展，我們只要有堅強的意志，一方面順應着潮流，一方面仍向廣漠的，生活的平原裏，去開拓自己的運命，我想意志也是自由的呢……’

密司劉的層出無窮的雄談，似乎還有滔滔不盡的形勢。我只瞪着目，豎着耳很驚喜地謹聽着，可是伯蘭與碧湘却似很不以為然的樣子。可憐的伯蘭，已經漸次地復往悲鬱的深淵沉下去了。他眼前新得的微弱的光明，這時候又恍惚徐徐地消亡了，猶如那昏冥的薄暮。他的眼眶裏，好像泛着有一層火一般熱的紅液。他只垂着眼，再沒有勇氣來凝望那無邊的天際了——那依然是海青色的。

碧湘是很有藝術家的天才的。密司劉常說她是享樂主義者，本來她所取的，是一種觀照的態度。所以她對於密司劉這種現世的，唯物的，功利的，盲目的性情與思想，是根本反對的。可是她雖然聽了很不滿足，却也不把來放在心裏；因為我們不久就要結婚了，她心裏所懷着的希

望與歡喜多着呢。

(四)

我與碧湘結婚幾天了。

我感謝我們比麻還亂的國家。我很感謝，因為滔天的洪水之後，她還給我與碧湘留有這等安閑的一塊樂土。

我常常一個人心裏這般想，當我於工作的中途，暫任我的回想振翼飛騰的時候：

——多少的人們，爲的想擴張自己一人的勢力，不惜把四萬萬的同胞全都壓殺了！

——多少的人們，爲的想謀自己一人的利益，不惜把國家的利權，同胞的命脈全都斷送了！

——多少的人們，爲的要滿足自己的虛榮心，在黃金與威力下匍匐了，不惜給他們爲走狗，爲賤妾！

——醜惡的人們！污穢了的是你們的良心罷！

——我真不能不感謝，不能不誠心誠意地感謝，感謝我的環境，感謝我可憐的，無告的同胞，關於我這卑微的，同時却很平和的生活。

——我是何等平和喲！我的良心是何等輕快喲！一切的誘惑，望見了我的門牆，是要往後退却的。

——我是何等幸福喲！可愛的碧湘是這般美的！

一個人生在世間，假使忠心於自己的工作，能够不爲無益的外物所誘，很卑微地，却很平和地，切實地生活着，本來還有什麼更可希望的事情呢？當我倦了歸來，碧湘撫琴低唱，用一種慰安的，爽人的清音，把我疲倦了的神經，從新洗滌了的時候，我又何能不興起滿腔的感謝呢？

可是在我多少的歡情中，一天都忘懷不了的，是我可憐的老朋友。他是悲哀的冢子，愛的嫡嗣。愛是孤獨的，悲哀的。愛猶如黃昏時的鳴鳥，是要求一枝棲息的。可是他終竟不曾求得着，倒被悲哀迷住了。